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荆川集卷八 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荆川集卷八

明 唐順之 撰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簠簋象勺干籥盤

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歈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歈擊歌詠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

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盖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析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析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刓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敝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况聲利之醼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恠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盖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濵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沁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

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讀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汩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牽於時俗

好醜之説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洌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葢隱然有舜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葢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

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賔

容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絶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户庭而自成庠序葢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狝胥之職没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

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
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秖以
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闕
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
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
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
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
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

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呫嗶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騖文詞之博而秪以為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衹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閒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溼于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圮壞不葺午

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守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壁池筍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夭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

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呫嗶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白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瞽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

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于多士而㬎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葢以為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濵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為不

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

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
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
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
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
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
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
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
功者為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

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甞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甞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為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

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恠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

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恠也

重修鮮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觧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觧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樓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顔而樓敝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

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為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鐃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用戰陳凱樂則鄉人備樂奠祀侯宜也於是某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貟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為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

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吴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吴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避使侯當時先吴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為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為伏劒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劒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没而響微

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觧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者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徹可以觀人心矣觧之為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為山西慓忮而好氣而慷慨敎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

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瞫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慓悍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為侯也葢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

人簒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録于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徉合覬覺之便茍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徼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

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

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蒐詗得其事乃與其黨始伏辜此葢足以見

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

備於史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徵者名姓不登於册書其非徵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徵而名或非徵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册書者足以為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

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

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為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𣜜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歎于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為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于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

其為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譙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為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為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彖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蘄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為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影響銷盡人

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巳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

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慼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為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為百姓立殊絶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為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

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户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絶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絶故不書也蔡侯莅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絶功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絶之故亦以位不至通

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黄潁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于蜀郡渤海之後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别自為傳蔡侯行究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彛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讓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之

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為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齗齗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為非刻深不可治廣德盖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者盖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

書以示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産金石鉛錫雈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為之厲禁

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殖也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為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没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鬬甚者搆亡命挺矛矟陰賊公鬭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輙反覆觧

脫獄寀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詰絶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為瘇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綰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諗於衆曰吾欲祛兩

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賔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啟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弊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為兹邑利也而又何病乎

衆讙然曰俟議是俟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廵撫公廵撫公是之請於廵按公廵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羸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

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羡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

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右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其口義者其恵愛在民多可書兹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隷楚盖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

城令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綰河洛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轇轕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土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

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叅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横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亏勾股則筭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程事因區制畆因畆凖稅區爲綱畆爲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畆畆每毋稅爲子毋以權子則無逋稅以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

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
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
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
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
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
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
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
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興

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賄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訕訕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既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為之其始作與其既毁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木橋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輙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屠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

山使其徒募錢于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噫可謂易矣盖山之為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争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王吴君鎮之為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

所有事也徒杠鈌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屠者固與世漠然絶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于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眈眈而屋飽禄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阽苦則瞀瞀而莫知盖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鈌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為而彼或為之其亦可以

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縈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贏乏之處

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猒膗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葢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

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各
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
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
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為
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
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
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旣已屏絶不
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

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録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㱣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㱣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録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别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

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説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滃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滃以滙水其沙漲滃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為曠土久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

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廪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蔬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

爨烟飯鈔列舍相接翁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抹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卧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滃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滃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滃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築

之以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
遘登民讙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干兩米
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
百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内
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滍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
百年沮洳鬱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淊瀆各効其職以
宜地產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
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蝌鼃鼃生生不涸於是即

其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湥曰救荒湥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盖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䘏以通其贏乏之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禄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

聚於上必見收䘏於閭里不見收䘏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潞鉅野之間其生路為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旣疎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强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

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聮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為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禄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禄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然者以是知君之為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禆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

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畧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顧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葢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穫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

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為公記之雖然余

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遥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鬭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睆睆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鬬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

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為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坱漭憑虛之域亦嘗然若無覩也而况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為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為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陜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數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瀌瀌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麋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

為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𢡟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瀨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閒險恠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洛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蓊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

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乗款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敵亟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恠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閒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

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説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辯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禄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絶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

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

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禄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絶無

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恠不如石其妖艶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閒

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蕩之恠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蓊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輒以永嘉山水物產為第一宗喬以為

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十本於洲上遊而樂焉因以為號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間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絶遠生在海外茍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擁

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盖昔騷人為之頌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為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為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盖未嘗

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吳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而白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

誇誕然跡其料穰惡節言貌縮權取子亦有道焉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遂不敢言治産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氓俗庶人勤膂力盡山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廢而儒生欲槩以一說則過矣吾鄉吳翁衆所指爲朴忠長者然翁自少工治産累數十年遂以貲雄邑中覬翁所爲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予之爲取能擇人而任時

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不能訾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别業於徐湖之上穿池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地為葬所雜植材木蓊然瑩窆羡道室廬門垣既周以固朝夕往游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苦其心神豫憂逆數動輒為門戶千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覩而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已見而尚持籌操鑰勾較米

鹽斤斤如不及不自虞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産者恒態吳翁乃於生時預為葬地其營壙也如營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壠之間不為之悽愴悲懷而顧以為適頗似能視死為歸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者其與没溺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可數畝材木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若干畝帶墓左

右以翁之力能自修其墳墓而所為僅若此此又可為世之破産厚葬虛地上以實地下者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與嶽求余記其墓余不能辭也為之書若其世系履歴子姓之詳則銘誌具存而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事儒生所不窺故皆不書

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故雖好古執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墓在

某地于墓左个有廬若干楹歳時上塚則血牲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陳君萬秀塋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筠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與余父游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詣余請記且寓以書曰嗚呼萬秀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朽然子孫煢煢之志竊願徼惠於君子録其一二事可紀者而鑱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人其無忘乎按狀筠軒翁名師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

之休寧其里曰滕谿若干世又自滕谿徙宣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有為翰林學士者勝國時儒人定宇先生櫟寔生其族載在譜諜翁為人倜儻好義歙人多賈而翁故亦以賈業翁在儔輩中岸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間崇源姚賊羣起流刼徽郡以旁近賊故徽民為兵守險扼鋒翁與在行閒師克捷翁以多有司給銀牌一為賞辛巳歲今上即位迎母后於藩道江徽當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擇部民為衆信者

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且傯觸熱曰暮馳至大洪嶺病死郡守慼然遣人舁其棺還之家休寧令給銀為埋具以旌之翁以盱㕟凡兩從王之役然桃源之役縱横鋒鏑間去死隣耳翁竟生歸且受賞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間絶非險阨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某日年幾十有幾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徽之俗猲獷喜鬬小睚眦則叢然挺而相擊然用之於義亦往往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

春秋之義以王事出疆而死則為之加等此固為有列於朝者言也其亦可以通之庶人矣乎余既哀陳翁死役之義而矜萬秀之志故為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瑾萬秀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盖陽羡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顧山吳公始陽羡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

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者也游焉以為奇于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為池間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為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公之不可作也

則為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于斯之時孰不以為此樂未極而公則已憔憔然亟為身後之圖培壠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葵

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

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

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

唫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

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

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為此言以慰

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

字克學為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

士歴官提學副使其為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晩而有二子騂驊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羡時公數邀余飲于兹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線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葢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滄溪翁儔以新阡記為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于公矣

叙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悍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歩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刀着於鐙鞓然斷鐵公射鏢者中鈌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

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旣連斃三酋後騎至戕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麕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

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東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茘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

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牽綫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篋以為縿刻項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炬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

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

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秉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乗虚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干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

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粮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粮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粮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粮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

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揷旗為號賫餘粮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揷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乗之斬猛子邦彦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乗勝攻田州猛

聞王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圈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

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懋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布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

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鋐閶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撅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

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户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褁我兵殺數十人而臨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粮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户潛遣人茇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户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皷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横鯁兩陣中守臨不肯散公使人茇而以勝告百户百户亦使人茇而以勝告公公

因謂百户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為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鬭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説而謂熟猺曰返

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户兵公兵與百户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闉闍動色情性賊在谿峝千百里外輙知凡議大征或鵰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

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岩數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剜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為圖勝莫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為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

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詗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絶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歴每有動静販者輙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

軍賀賀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劉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潜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儥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皃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

伍中輙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容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手舞出府門猺

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怏心羡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

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菅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内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輙殺或賊遁則捜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

雖不為賊時見殺或孥貲為虜自今我輩乃有顔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鬥瞷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鬥瞷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鬥瞷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刵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

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徼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

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枊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觧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

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餧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遺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

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兒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鷄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䏝者也黠猾甚

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隂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

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

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户與廵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

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孰猺而質孰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

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讋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

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
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
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廵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
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
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
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㸃因託言岑濬
子而名之曰金夷民葢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
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

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為嚮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思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

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思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欵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刼城若欲殺人刼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

方摺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諳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寘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内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内覘者以

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

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台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容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闗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聽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

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
時廵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
密語廵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廵公吾代汝詞公
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
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
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
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
使毒汝則柰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

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

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鬭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遝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

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隂襲金金驚而跳
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
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
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
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
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俟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
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賔州匿吾叅將府則貴五無如
汝何矣金馳馬入賔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賔州矣巡

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
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
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
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
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
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
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

返勢弱倘貴丘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卧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

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邉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

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
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
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
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
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
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
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己賣
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跼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

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觧廵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欵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容相閧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

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詹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掐而縛之不武且獲一

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絶峝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輙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决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慼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条將千人乃不如沈条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条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禄賞賜半

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剸股鉤刺脊繫鐵鎖拽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壞長

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荊川集卷八

荊川集卷九

明 唐順之 撰

說

晉齋說 并跋

聖人作易以陰陽别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强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雷蟄於深

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斂而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沈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畜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沈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為

之說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為之說也亦水西實為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否也水西績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乎其志式穀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為師魯晶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為蒼龍禮家以天地温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温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為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為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為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為之字麟曰趾卿鸞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

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為之字巒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曾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邱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為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真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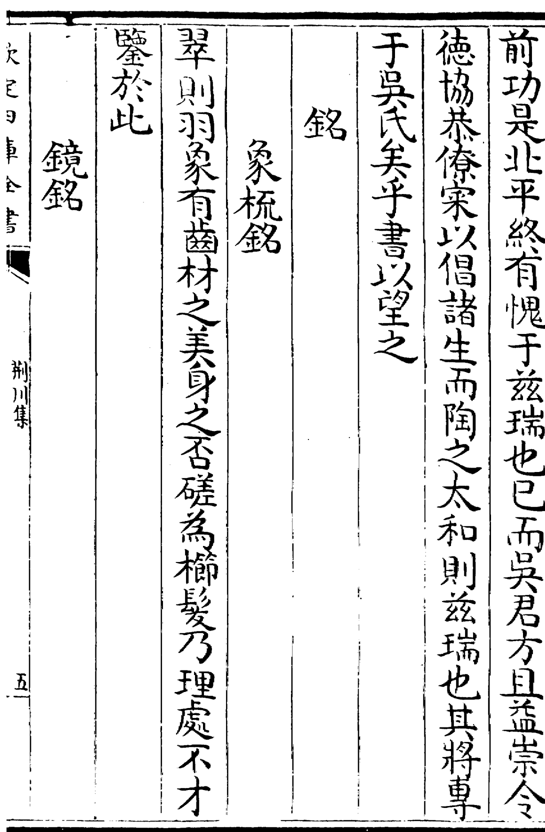
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既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

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為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為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内輯外捍合睽為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天子歛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為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為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芝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

多慎忮喜鬭而史稱北平為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寔多力焉其獲兹瑞也宜無足怪而吳君豈弟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為隙遂以私忿隳其



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兹瑞也已而吴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宷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兹瑞也其將專于吴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磋為櫛髮乃理處不才鑿於此

鏡銘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是為心則維瞭與眊維晬與墨宜鑒於兹其永無忒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

鼎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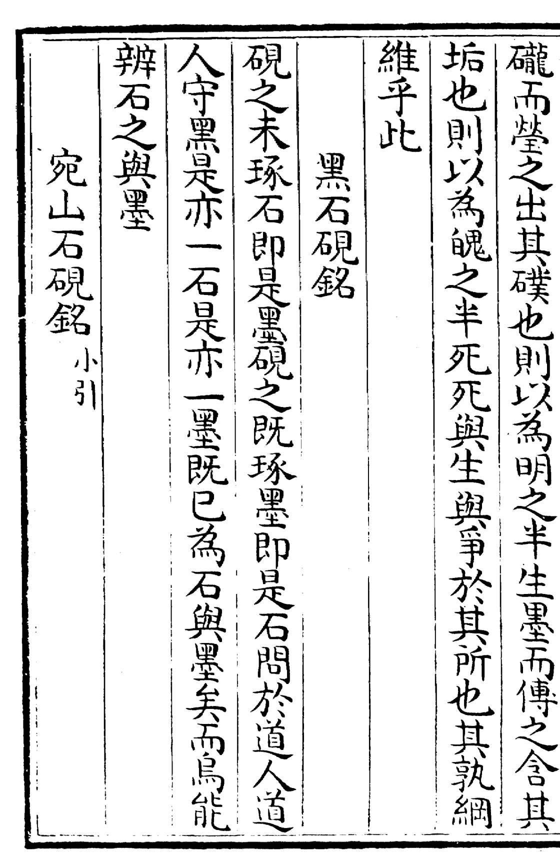
嗤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餗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并序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礲而為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礲而瑩之出其礏也則以為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為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墨石硯銘

硯之末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墨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為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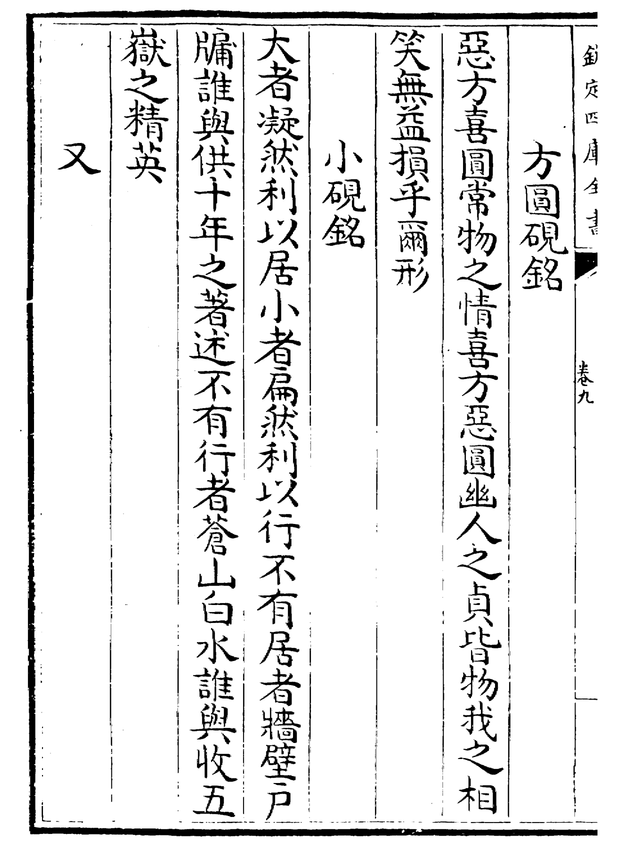
宛山石硯銘 小引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於鉅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為碓碾磨硱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碓碾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刓於頑也蓋既恵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或

蟄其中忽然躍出雲滃雹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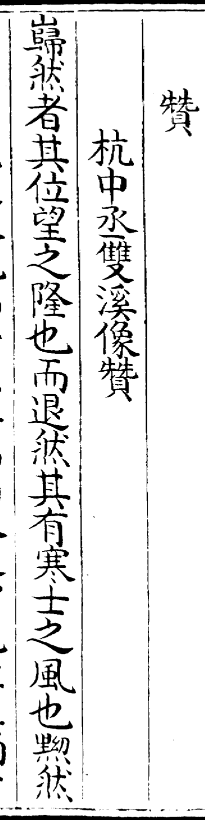
謂爾為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為凶門之揮吾疑

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為一而

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巋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黙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吶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内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見公悃愊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叅政像贊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麗眉作尉或惜其遲然駟也既沈身于郎署而誼也竟墮讒于湘湄則遲宦者不逮通顯而蚤遇者亦或數奇先生重厚長者贍于文辭蓋自少傳經已顯然而為人師乃淹蹇次且至于年五十矣則始釋屩褐而閶闔是披然自是揚聲樹績出入乎郎曹藩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以遨嬉此則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逢其時者哉

弘齋黃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為人溫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為威虐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黄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予罔寔從後二十餘年罔復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罔如復見公也而罔屬余為公贊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為之贊而以勸夫為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人維何色笑相與舍

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或肆之毒其稍不饜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為圜獄不有虐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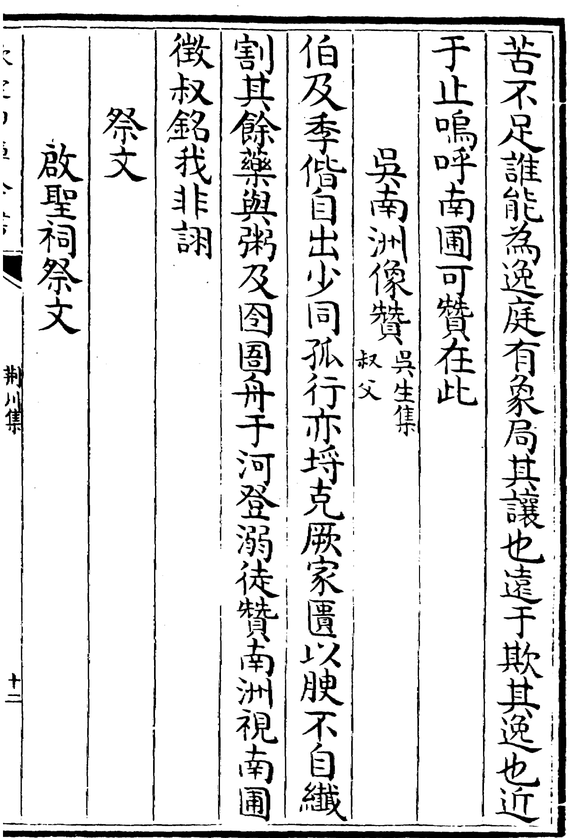
人見其以貲起家則以為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為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模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冑之餘也氷雪而綽約者其山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為逸也詩書禮法者其所以自檢而為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者世冑而無紈綺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 吳生集父

衆競錐刀以貨易心誰能為讓市有還金終日執籌夜



苦不足誰能為逸庭有象局其讓也遠于欺其逸也近于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 吳生集叔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埒克厥家圜以腴不自纖割其餘藥與粥及囹圄舟于河登溺徒贊南洲視南圃徵叔銘我非詡

祭文

啟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冑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原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于泮之水儒林有煇素襟咸喜斝斚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要眇沈鬱之思則江山不為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

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黄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奇獻巧者則又怳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申之歲余客陽羡公來顧余寔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疎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窈攜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昳余有所

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為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為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官寮心豈不邇其地則遥逮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劘礪公不我留忽焉猒世屬纊以前神氣清晶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

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

窀穸在兹舉我觴奠叙往悵今公其我鑒

祭萬思通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原

而孝申嗟惟君之為儒宿誦習乎禮經在節哀以順變

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訃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始三日

而絶漿遂五月而云亡固衷情之獨感不自知其何因

雖俛就之有違亦仁可以殺身緊銜哀而入骨諒雖死

而不化命線經以為歛見先君於地下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弔君於壵土覺形神之頓異余既已為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意氣苟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規我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茲日月之有期從先君以即窀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臣鄉推世胄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紈綺之

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是究
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亦鍾王
其步驟故白氏自尚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内而公少年
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衆已謂其屈久歷
春曹與青宫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玦而遠投何奇數之
見遘幾逡巡乎州郡復郎署之入又晚稍遷乎璽卿近
龍光於宸宥謂天衢之既亨痛長駕之中覆惟令子兮
承芳可謂死而不朽憶先給事之與尚書中丞兩公寔

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蒙先人之業復與公仕途而相邂逅禁門鐘漏幾廻聨珮而追隨鄉園花月累歲慇懃乎杯酒玆就賔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覿迺寄詞于一哀兼特牢以為侑惟公其鑒之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為何説余見世人所為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

旂常之勲粗者土偶乎衣帽屐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劻勷於吊慶酒舗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為何事以是喁然四顧幾成怪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為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旦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喏或我嘲而子嘑或談鋒競起或閴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為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為相與切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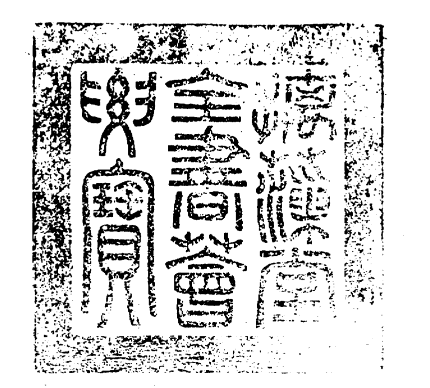
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廁聲利之塗餂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冰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為猶是心也余以疎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

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絶進取然子重廉恥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禄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弢而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脫然於其一常以

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爲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尚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仗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爲浣沙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没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

發余之狂言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荆川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謄録監生臣毛杞